

卷二十一

書名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序致遠堂啟盛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輯，清 金人瑞、毛宗崗 批點，清 李漁 評閱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
 編號 D8633300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將興。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劉季將為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為天子。有赤眉銅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是全部中賓主。以張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今人信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可見盟者。皆諸心非盟。謂神也。今人好通譜。往往非族認族。試觀桃園三義。各自一姓。可見兄弟之約。取同心。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論德而論。姓則神道設教。莫如張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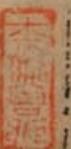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序致遠堂

啟盛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K2736



滿義川園

廿三

双紅堂
小説
8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吳門金聖歎

茂苑毛宗崗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五丈原諸葛禳星

批點

湖上李笠翁評閱

二出祁山之前有魏侵吳吳破魏之事六出祁山之時又有吳侵魏魏破吳之事猶是吳也禦魏則勝攻魏則不勝何也曰無討賊之志也魏之侵吳司馬懿在焉乃曹休一敗而司馬引歸為慮武侯之將伐魏也吳之侵魏陸遜在焉乃諸葛瑾一敗而陸遜亦引

歸此豈亦慮武侯之將伐吳乎本無所慮而一敗輒
退使武侯之倚賴於吳者竟成畫餅悲夫
武侯一生用火攻者凡五有燒之而不必殺之者如
博望之燒不必殺夏侯惇新野之燒不必殺曹仁赤
壁之燒不必殺曹操是也有燒之而必欲殺之者如
盤蛇谷之燒必欲殺藤甲上方谷之燒必欲殺司馬
懿是也乃不欲殺之則果無一人之見殺必欲殺之
則獨有一事之不同何也人曰天之助魏予曰非天
之助魏而天之助晉也天爲助晉而雨則不唯不助
魏乃正所以滅魏與

或謂武侯知曹操之不死而特使關公釋之知陸遜

之不死而特使黃承彥救之若獨於司馬氏三人而
不能預知其不死是不智也知其不死而必欲置之
於死是逆天也予曰不然華容之役不遣別將或以
爲孔明咎矣魚腹之役不報魏亭或又以爲孔明咎
矣以爲人之縱之而非天之縱之也唯至於上方谷
之事而彈慮竭能盡其人力然而人不縱之而天終
縱之夫然後天下後世不得以謀事之不出咎武侯
而武侯亦得告無憾於先帝耳

因糧於敵之計善矣而敵之糧不可常恃則因糧不
若運糧之善也木牛流馬之輓輸善矣而我之糧又
未可常繼則運糧又不若屯田之善也屯田而轉餉

不勞蜀之兵。便而蜀之民亦便矣。三分其田。而軍屯其一。民屯其二。兵不妨民。民不苦兵。不獨蜀之民便。而魏之民亦便矣。後之有事於遠征者。武侯屯田。渭濱之法。其何可以不講乎。

司馬懿。尅日而擒孟達。未嘗受詔於曹。不受巾幟。而不戰。何獨受詔於曹。敵知其軍中。請詔之詐。而臨行所受之詔。亦必其密啓之魏主。而求其賜之者也。爲將之道。貴於隨機應變。便宜行事。豈有旣出師以後。而爲將者。復以欲戰之謀。千里而請命者哉。則又豈有未出師以前。而爲上者。主一不戰之說。先期而預定者哉。由其後之非真。益可悟其前之是假。

詩之刺尹氏者曰。誰秉國均。不自爲政。蓋言大臣誤天子。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武侯之自校簿書。殆鑒諸此矣。托馬謖而馬謖失之。釋苟安而苟安負之。任李嚴而李嚴又背之。其猶敢以弗躬弗親。而取咎與故處。陳平丙吉之世。可以不爲武侯。而當武侯之時。不得復爲陳平丙吉之天下。豈有壽而可借者哉。若壽而可借。則死亦可詛也。武侯祝之。仲達何必不詛之。武侯自祝之。何不取仲達而詛之也。天下豈有星而可救者哉。若星可救。則雨亦可止也。風將借之。雨獨不能止之。陳倉之雨。旣知之。而預備之。上方谷之雨。何以不知之。而勿燒之也。然則武侯之祝壽。而

曠星者毋乃愚乎曰武侯非為已請命而為漢請命耳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父母知其親之將殞而不復為之求醫不復為之問卜者必非人情然則武侯之披髮步罡與金縢之秉圭植璧一而已矣

諛可謂世人矣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住後軍廖化當先追趕看看趕上懿着慌遶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懿已走出林外與馬超追廖化隨後趕出却不知去向但見樹林之東落下金盔一箇廖化取盔稍在馬上一直望東追趕原來司馬懿把金盔棄於林東却反向西走了與孫堅之來司馬懿把金盔棄於林東却反向西走了似廖化追了一程不見蹤跡奔出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寨

見孔明張疑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

廖化獻上金盔錄為頭功魏延心中不悅日出怨言孔明

只又為後做不知又為後且說司馬懿逃回寨中心甚惱悶忽使

命賈詡至言東吳三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

堅守勿戰此則是魏主之詔矣然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亦司馬懿教之於前也

堅守不出以下按過西却說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

亦起兵三路迎之令劉劭引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

叡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肥滿寵先引一軍而巢湖口望

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寵入軍中奏魏主曰吳人必

輕我遠來未曾隄備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此

魏將用計三路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即令驍將張球領

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寵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燬戰船糧草器具不計其數吳人兩次以火攻勝魏今却反為魏所燒何其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魏兵大勝而回次日哨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眾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此寫吳將用計三眾服其言陸遜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小校領命齎着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軍伏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叡搜出陸遜表文覽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

劭謹防孫權後兵魏將用計而吳人不知吳將却說諸葛

瑾大敗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

轉達陸遜議欲撤兵還國遜看書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

吾自有主意使者回報諸葛瑾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使

者曰但見陸將軍催督眾人於營外種荳菽自與諸將在

轅門射戲從容不迫頗有名士風流然瑾大驚親自往陸

遜營中與遜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勢甚盛郡督何以

禦之遜曰吾前遣人奉表於主上不料為敵人所獲機謀

既洩彼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且退已差人奉表約主上

緩緩退兵矣前上表用虛寫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即宜速

退何又遲延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若便退魏人

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船隻詐為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為疑敵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與武侯焚香操琴一樣意思。瑾依其計。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陸遜整肅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以進為退。是為善退。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隄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才。諭眾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進。眾將乃止。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盡退。魏主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也。善進為能。善退亦為能。因勅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淝。以伺其變。以下按過吳却說孔明在祁山欲為久駐之計。魏再敘武侯。

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

民。皆安心樂業。木牛流馬運糧雖便。不如屯田之尤便。司馬師入告其父曰。

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

渭濱。以為久計。似此真為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

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守。不可輕動。老兒

只是害正議。聞忽報魏廷將着元帥前日所失金盔前來。

罵戰。先以失金盔羞之。後眾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

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為上。今之引書中言。諸將

此諸將依令不出。魏廷辱罵良久。方回。孔明見司馬懿不

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

引火之物。週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窩鋪。內外皆伏地雷。

置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蘆葫谷後路塞斷暗伏
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他入谷便將地雷乾柴一齊
放起火來葫蘆裏即又令軍士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
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爲暗號七星燈之火正與下文之
本於星星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分付曰汝
之細者也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
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却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
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
擒之之計如孫行者以魏延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高
翔分付曰汝好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爲一羣或四五十爲
一羣各於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擒之便是汝之

此又測高翔領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山兵
摸不出調去只推屯田分付如別兵來戰只計詐敗若司馬

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算到他歸路已孔明
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且說夏侯惠夏侯和

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爲
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縱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

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只是不二人曰都督若如此
疑慮寇敵何時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

國恩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出戰自己不敢出頭却
遂合夏侯惠夏侯和推別人去試一試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却說

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

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
馬盡被魏兵搶獲解送司馬懿營中以木牛流馬引誘司
馬懿是以牛引馬以
馬引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馬既以流馬引
馬也
引懿將解到蜀兵詰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堅
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田以為久計不想却被擒獲明
係武侯所教却不叙明令讀者自知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
殺之懿曰量此小卒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將寬厚
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照應七十一
五卷中事遂傳令
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
皆聽令而去却說孔明令高翔伴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
往來於上方谷內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

陣省筆之法司馬懿見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
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眾告曰諸葛丞

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營安住今每日運糧屯
於上方谷此又明係武侯所教却懿備細問了即將眾人

放去乃喚諸將分付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
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

應今番却騙眾將領命各各準備出戰司馬師曰父親何
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

各營必盡來救我却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被首尾不接
必大敗也欲攻上谷先取祁山自以為
妙計那知正中司馬師拜服懿即
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綝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且說孔明

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一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眾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魏寨奪了渭南驅他出戶眾將各各聽令却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并中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今番着魏延在谷口只盼司馬懿到來一見一枝魏兵殺到延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候久延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鎗接戰不上二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只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不是三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

却是三馬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落併矣令人入谷中哨探亦甚把細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

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無延已不見了懿心疑謂二子曰儻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至此方疑言未已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都着刮刮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讀至此為之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傾盆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地雷急及天雷人火

此為之廢 司馬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

書一歎 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綝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

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綝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

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雖失其槽郭淮孫禮正在浮

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燒斷

浮橋據住北岸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

大敗失了渭南營寨軍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

來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眾奔過渭北逃生孔

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火起心中

甚喜以為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雨大降火不能着哨

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

十百世後 能不為之 嘆

在天不可強也

知其不可而強為之亦欲自盡其人事耳 右竟諶之天而不為之謀豈昭烈托孤之

意後人有詩歎曰

谷口風狂烈焰飄 何期驟雨降青霄

武侯妙計如能就 安得山河屬晉朝

却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

將如再言出戰者斬只是不要眾將聽令據守不出郭淮

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擇地安營懿曰孔明若

出武功依山而東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

無事也此是欺人之語明知孔明必屯五令人探之回報

果屯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老

油遂今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且說孔明自引一軍

武功今西 安府武功 縣五丈原 在鳳翔府 郿縣

屯於五丈原。累令人搦戰。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幘。并婦人縞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既送巾幘。又送縞素。服不唯是婦人。又是寡婦矣。諸將不敢隱蔽。引來使入見。司馬懿對衆啓盒視之。內有巾幘婦人之衣。并書一封。懿拆視其書。畧曰。

仲達既爲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謹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哉。今遣人送巾幘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恥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批廼。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爲婦人耶。卽受之。此時虧他耐得。便是今日婦人亦不令重待來使。懿肯自以爲婦人。而謂男子之氣也。

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更無別策。只好咒他死。却

竟爲孔明之婦矣。若咒死了他。則是真正寡婦也。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具說司馬懿受了巾幘女衣。看了書札。並不嗔怒。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絕不提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

彼言食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歎曰。彼深知我也。武侯亦自料其不久於人世也。主簿楊顛曰。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竊以爲不必夫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

婢典爨。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

如婢僕哉失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

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陳平丙吉當國家無事之時豈可與

武侯一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

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

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正是鞠躬盡瘁之意眾皆垂淚自此孔明自

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却說魏將審知孔明以

巾幗友衣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眾將不忿入帳告曰我

等皆大國名將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即請出戰以決雌

雄主將已是雌了眾懿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

奈天子明詔令堅守勿動今若輕出有違君命矣老兒油

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眾將俱忿怒不平懿曰汝等既要出戰待

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敵何如渾身是眾皆允諾懿乃寫表

遣使直至合肥軍前奏聞魏主曹叡叡拆表覽之表畧曰

臣才薄任重伏蒙明旨令臣堅守不戰以待蜀人之自

敵奈今諸葛亮遺臣以巾幗待臣如婦人耻辱至甚臣

謹先達聖聰旦夕將效死一戰以報朝廷之恩以雪三

軍之耻臣不勝激切之至純是假話

叡衛訖乃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

戰覽尉辛毘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諸葛亮耻辱眾將

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更乞明旨以遏諸將之心耳辛毘

仲達叡然其言即令辛毘持節至渭北寨傳諭令勿出戰

可謂善能
體貼臣心
可發一笑

侍達心病
孔明一句
導着

三國志

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毗宣諭曰如再有敢言出戰者即以
違旨諭此時不獨司馬懿為婦人矣衆將只得奉詔懿暗謂辛

毗曰公真知我心也於是令軍中傳說魏主命辛毗持節
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蜀將聞知此事報與孔明孔明笑

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此法瞞不得辛毗姜維曰
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武

於衆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
者乎若必請詔而後戰則上方谷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

怒故借曹叡之主以制衆人今又播傳此言欲懈我軍心
也若蜀兵懈惰正論間忽報費禕到孔明請入問之禕曰

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至合淝令滿寵

田豫劉劭分兵三路迎敵滿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
吳兵多病陸遜上表於吳王約會前後夾攻不意齎表人

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無功而還孔明聽
知此信長歎一聲不覺昏到於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於此愈信衆將急

救半晌方甦孔明歎曰吾心昏亂舊病復發恐不能生矣
是夜孔明扶病出帳仰觀天文十分驚慌入帳謂姜維曰

吾命在旦又矣維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見三台星
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相輔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

命可知但觀前日之雨不必維曰天象雖則如此丞相何
不用祈禳之法挽回之孔明曰吾素諳祈禳之法但未知

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各執皂旗穿皂衣環繞

帳外我自於帳中祈禳北斗若七日內主燈不滅吾壽可
增一紀如燈滅吾必死矣聞雜人等休教放入凡一應需
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此等禳星法是真本事不似今日道士禳星但騙齊供喫也
姜維領命自去準備時植八月中秋是夜銀河耿耿王露
零零旌旗不動刁斗無聲寫軍中秋夜與子美暮上河陽橋之詩相彷彿姜維在
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地上
分布七盞大燈外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上方谷只有此盞燈此處又添出孔明拜祝曰亮生於亂世甘無數小燈燈與燈前後相應
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顧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馬
之勞誓討國賊不意將星欲墜陽壽將終謹書尺素上告
穹蒼伏望天慈俯垂鑒聽曲延臣算使得上報君恩下救

民命克復舊物永延漢祀非敢妄祈實由情切是非為已請命而為
命也拜祝畢就帳中俯伏待旦不像今之伏壇道士本無誠心一味莊模做樣也

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日則計議軍機夜則步罡踏斗

一發食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

謂夏侯霸曰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幸

樂禍只緣無你可引一千軍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亂

不出接戰孔明必然患病矣吾當乘勢擊之此時何不奉天子詔

引兵而去孔明在帳中祈禳已及六夜見主燈明亮心中

甚喜姜維入帳正見孔明披髮仗劍踏罡步斗壓鎮將星

忽聽得寨外吶喊方欲令人出問魏延飛步入告曰魏兵

至矣延脚步急竟將主燈撲滅谷中之火為大雨所撲滅帳中之火為魏延所撲滅



前後又孔明棄劍而歎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原是相映得可破愚魏延惶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殺延正知之見是

萬事不由人做主 一心難與命爭衡

未知魏延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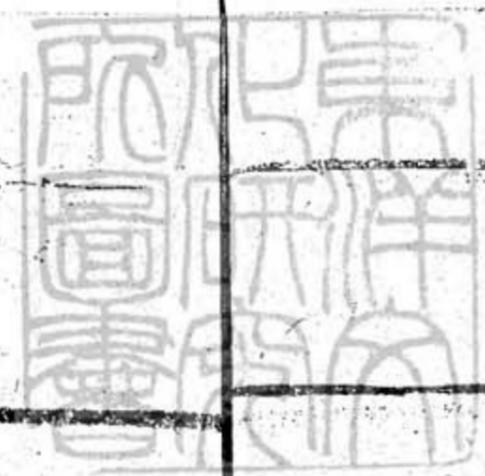
第一百四回

隕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胆

或疑武侯有靈異之術如入陣圖木牛流馬之類幾於神矣仙矣而終不免於一死者何也曰武侯非左慈李意之比也長生不死為出世之神仙有生有死

為入世之聖賢學聖賢則不失為真寔學神仙則多至於妖妄武侯不以神仙之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疑正以聖賢之無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法耳

曹操司馬懿之為相與諸葛武侯之為相其總攬朝政相似也其獨握兵權相似也其神機妙算為眾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則篡而或則忠者一則有私一則無私一則為子孫計一則不為子孫計故也操之臨終必囑曹丕懿之臨終必囑師昭而武侯不然其行丞相事則托之蔣琬費禕矣其行大將軍事則付之姜維矣而諸葛瞻諸葛尚曾不與焉自桑八百株田十五頃而外更無一事以增家慮則出將入相之孔



明依然一彈琴抱膝之孔明耳原其初心本欲俟功成之後爲泛湖之范蠡辟穀之張良而無如事之未終乃卒於五丈原之役嗚呼有人如此尙得於功名富貴中求之哉

五丈原之役所以踐死而後已之一語也而有已而不已者後事有所托則九伐中原將自此而始前事有所承則六出祁山不自此而止也又有死而不死者蜀人之思孔明皆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心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豈獨當日之刻像於車中者爲然哉後世之慕義者讀出師二表無不欲歔慷慨想見其爲人則雖謂武侯至今未嘗死至今未嘗已焉可也

死爲定數而武侯有不欲死之心何也曰念托孤之任重則不可以死念嗣君之才劣則不可以死外顧敵之未滅如內顧諸臣更無一人堪與我匹者則又不可以死不可以死而死此武侯所以不欲死也雖然人事已盡則亦可以無憾於死無憾於死則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老泉以不可死者責管仲而獨不能以此責武侯則武侯之死殆賢於管仲多矣

管仲尊周有撥亂之風樂毅存燕有繼絕之力武侯目比管樂特以撥亂繼絕之意自寓耳而武侯之才

與品有非管樂之所能及者其用兵則年老之子牙也其輔主則異姓之公旦也至其出處大綱又與伊尹最相彷彿如先識三分非先覺乎躬耕南陽非樂道乎三顧而出非三聘之幡然乎鞠躬盡瘁非自在以天下之重乎兄弟各事一國而天下不以為疑非猶五就湯五就桀之跡乎專國十二年而後主不以為偪非猶遷桐宮廢太甲之事乎始之不求聞達依然千駟弗視之心繼之誓願討賊無異一夫不獲之耻三代以後一人而已

却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忿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維乃收劍孔明吐血

數口卧倒床上謂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視虛實汝可急出迎敵

抱病若此料魏延領命出帳事到底如神

上馬引兵殺出寨來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軍退走延追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姜維入

帳直至孔明榻前問安孔明曰吾本竭忠盡力恢復中

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

書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

六恐五懼之法

務居其一戒恐懼居其二可見用兵之道貴在小心

吾遍觀諸將無

人可授獨汝可傳我書切勿輕忽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

吾有連弩之法不會用得其法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

皆畫成圖本汝可依法造用

為後文射魏兵伏線

維亦拜受孔明又

言行兵不可草莽之法

曰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憂唯陰平之地切須仔細此地雖險峻久必有失為後文鄧艾入川伏線又喚馬岱入帳附耳抵言授

以密計囑曰我死之後汝可依計行之為後文斬魏延伏線岱領計而出少頃楊儀入孔明喚至榻前授與一錦囊密囑曰我

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與臨陣方開此囊那時自有斬魏延之人也為後文臨陣見馬岱伏線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便昏然而

倒至晚方甦便連夜表奏後主後主聞奏大驚急命尚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兼詢後事李福領命攬程赴五丈

原入見孔明傳後主之命問安畢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死後公等宜竭忠輔主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周公厥

若辨及撫事如予伊尹日無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自能以辨言亂舊政同此意也為後九伐吾命已在旦夕當即有

遺表上奏天子也李福領了言語匆匆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

生寒寫盡病軀妙在自覺二字乃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千古以下同此悲憤宗澤臨終大呼過河

諸葛武侯自見也歎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分付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嶷等皆忠義之士久經

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前對李福止言姜維此對楊儀并及此數人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法而行前與李福言者是國法此與楊儀言者是軍法緩緩退兵

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畧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

孔明到病勢臨危時尚如此留心後來畢竟無救豈非天意乎

斷後囑楊儀亦重托姜維楊儀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寶于卧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畧曰

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鈎衡與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已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賢臣遠小人之意臣家自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

孔明寫畢又囑楊儀曰吾死之後不可發喪可作一大龕

今又用木人種種想頭奇絕

將吾屍坐於龕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內脚下用明燈一盞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吾陰魂更自起鎮之神奇之極司馬懿見將星不墜必然大驚吾軍可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若司馬懿來追汝可布成陣勢回旗反鼓等他來到却將我先時所雕木像安於車上推出軍前令大小將士分列左右懿見之必驚走矣前用木馬今又用木人何先楊儀一一領諾是夜孔明令人扶生之善能驅使草木也楊儀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此吾之將星也絕眾視之見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奇更是神咒畢急回帳時不省人事眾將正慌亂間忽向書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

孔明復醒。又開目徧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絕奇福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匆遽。失於諮請。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誰可任大事者。蔣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繼之。福又問。文偉之後。誰當繼者。孔明不荅。費文偉之後。漢祚亦終矣。先生所以不荅也。衆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杜工部有詩。歎曰。

長星昨夜墜前營。

計報先生此日傾。

虎帳不開施號令。

麟臺唯有著勳名。

空餘門下三千客。

辜負胸中千萬兵。

好看綠陰清晝裏。

於今無復過歌聲。

白樂天亦有詩曰。

先生晦跡卧山林。

三顧那逢賢主尋。

魚到南陽方得水。

龍飛天外便爲霖。

托孤既盡慇懃禮。

報國還傾忠義心。

前後出師遺表在。

令人一覽淚沾襟。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孔明之副。嘗以職位閒散。快快不平。怨謗無已。於是孔明廢之爲庶人。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乃垂泣曰。吾終爲左社矣。李嚴聞之。亦大哭。病死。蓋嚴嘗望孔明復收已。得自補前過。度孔明死後。人不能用之。故也。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夫無怨已難矣。今廢之黜之。而又爲之泣。

為之死孔明之得此於廖李兩人者更不易也○忙中忽夾敘此一二事絕有筆力

孔明詩曰

撥亂扶危主 慇懃受托孤 英才過管樂

妙策勝孫吳 凜凜出師表 堂堂八陣圖

如公全盛德 應嘆古今無

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姜維楊儀遵孔

明遺命不敢舉哀依法成殮安置龕中令心腹將卒三百

人守獲隨傳密令使魏延斷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以下

蜀將一邊再叙魏將一邊却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

有角星有角火高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墜於蜀營內三投再

起此是孔明神通隱隱有聲星有聲懿驚喜曰孔明死矣既驚又喜寫神

幸忌孔明之甚即傳令起大兵追之方出寨門忽又疑慮曰孔明

善會六丁六甲之法今見我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

我出耳今若追之必中其計既喜又疑寫神遂復勒馬回

寨不出只令夏侯霸暗引數十騎往五丈原山僻哨探消

息以下按過魏將再叙蜀兵却說魏延在本寨中夜作一夢夢見頭上

忽生二角武侯既死而其星有角魏延未死而其頭夢角亦間間相對醒來甚是疑異

次日行軍司馬趙直至延請入問曰久知足下深明易理

吾夜夢頭生二角不知主何吉凶煩足下為我決之趙直

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頭上有角蒼龍頭上有

角乃變化飛騰之象也總之要反則是生頭上出角耳延大喜曰如應公

言當有重謝直辭去行不數里正遇尚書費禕禕問何來

直曰適至魏文長營中文長夢頭生角令我決其吉凶此

本非吉兆但恐直言見怪因以麒麟蒼龍解之禕曰足下

何以知非吉兆直曰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今頭上有刀

其凶甚矣預為後禕曰君且勿洩漏直別去費禕至魏延

寨中屏退左右告曰昨夜三更丞相已辭世矣臨終再三

囑付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發喪今兵

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此句便有

之意禕曰丞相一應大事盡托與楊儀用兵密法皆授與姜

伯約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開此數語延曰丞相雖亡吾

今現在楊儀不過一長史安能當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

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

人而廢國家大事耶不說投魏只說伐魏不說不肯禕曰

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我

計取長安久矣此是不服武侯○遇吾今官任前將軍征

西大將軍南鄭侯應初出祁山時事安肯與長史斷後此是不禕曰將軍

之言雖是然不可輕動令敵人耻笑待吾往見楊儀以利

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何如費禕說詞以延依其

言禕辭延出營急到大寨見楊儀具述魏延之語儀曰丞

相臨終曾密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今我以兵符往寔欲

探其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吾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

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孔明遺令徐徐而退

此處楊儀魏延又分作兩邊寫魏延在寨中不見費禕來回覆心中疑惑

恐白不能
殺人却被
人殺

乃令馬岱引十餘騎往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督
前草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豎儒安敢欺我我必
殺之因顧謂岱曰公肯相助否岱曰某亦素恨楊儀今願
助將軍攻之此是孔明所教却不延大喜即拔寨引本部
兵望南而行以下按過蜀將二却說夏侯霸引軍至五丈
原看時不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盡退矣懿跌
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輕追當
令偏將先往又是一箇怕的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
一齊殺奔五丈原來吶喊搖旗殺入蜀寨時果無一人只
在無人處耀武揚威想因孔明懿顧二子曰汝急催兵趕
死後特到營中來嚇鬼淨宅耳懿顧二子曰汝急催兵趕
來吾先引軍前進於是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軍懿自引



又吃一驚
半信半疑

軍當先追到山脚下望見蜀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
後一聲砲響喊聲大震只見蜀兵俱回旗返鼓樹影中飄
出中軍大旗上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此
銘在耳猶認作懿大驚失色定睛看時只見中軍數十員
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氅
皂綵高司馬懿先見旗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
墮其計矣急勒回馬便走背後姜維大叫賊將休走你中
了我丞相之計也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撇戟各
逃性命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畏蜀如虎見死虎亦司馬懿
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
都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驚極逼出趣語如
無頭尚然會走則

連自己人
幾乎下相
認矣

星安得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使死。懿喘息半响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被死人嚇怕連活乃人也幾乎不認得。徐徐按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眾將引兵四散。哨探過了兩日。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而日車上之孔明乃木人也。人如孔明雖木人可尚活人。懿嘆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解嘲語然。因此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武侯原是如生仲達幾乎嚇死直可謂之生諸葛走死仲達。後人有詩歎曰。

長星半夜落天樞。

奔走還疑亮未殂。

關外至今人冷笑。

頭顱猶問有和無。

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假引兵追趕無。行到赤岸。

見蜀兵已去遠。乃引還。顧謂眾將曰。孔明已死。我等皆高

枕無憂矣。可知以前却是。遂班師回。一路上見孔明安營

下寨之處。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嘆曰。此天下奇才也。在

武侯死後。於是引兵回長安。分調眾將各守隘口。懿自回

洛陽。面君去了。以下按過魏。却說楊儀。姜維排成陣勢。緩

緩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楊幡舉哀。蜀軍皆撞跌

而哭。至有哭死者。使人畏威易使人懷德難。蜀兵前隊正

回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

路。故作驚。眾將大驚。急報楊儀。正是

已見魏營諸將去。不知蜀地甚兵來。

未知來者是何處軍馬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

此記武侯死後之事也。前營之星方殞而魏延遂興反漢之兵。則武侯之不可以死也。錦囊之計有遺而魏延終應生角之夢。則武侯之實未嘗死也。逆知其必叛而不於未叛之時除之。於此見武侯之仁不待其既叛而早於未叛之先防之。於此見武侯之智。魏延既反不獨司馬懿一大敵也。卽魏延亦一大敵也。當其焚棧道攻南鄭使魏人知之而回兵轉鬪則蜀之亡可翹足而待矣。且有楊儀與延互相訐奏少主疑於內諸將阻於外太后憂惶而未寧廷臣聚議而未決而卒能定之。俄傾身危爲安則武侯身後之功不其偉哉。

武侯死而吳之君臣懼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援也。已武侯死而魏之君臣喜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毒也。已惟其懼而邊境之戍於是乎增。惟其喜而土木之功於是乎起。然則思武侯者不獨蜀人爲然也。於其戍之勞而吳之人不得不思武侯於其役之苦而魏之人亦不得不思武侯。凡後人之失未有不由於前人之失以爲之倡也。有銅雀玉龍金鳳之臺作於

前乃有總章觀青霄閣鳳凰樓之工興於後矣有曹
 丕之殺甄后以作之於前乃有曹叡之殺毛后以效
 之於後矣然曹丕止於築臺而叡則更勞其民於拆
 臺操止以其民充役而叡至欲以官充役毛氏比甄
 氏之來為正而其設黜亦與甄氏同曹叡曾以射鹿
 之事諷其父而冀殺毛氏則與其父等尤而效之更
 有甚焉則祖宗之為法於子孫者可不懼與

却說楊儀聞報前路白軍攔截忙令人哨探回報說魏延
 燒絕棧道引兵攔路魏延隱然敵國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

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
 費禕曰此人必先惶矣天子誣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

過歸路魏延上表事吾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反情

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棧山雖崎嶇險峻可

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棧

山小道進發費禕只得上表日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

安動止不寧後作一惡夢見成都錦屏山崩倒孔明乃蜀

王得孔明如倚山後遂驚覺坐而待旦聚集文武入朝圓

夢譙周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

北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正應此

兆秦山其類後主愈加驚怖忽報李福到後主急召入問

之福頓首泣奏丞相已亡將丞相臨終言語細述一遍後

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床之上此不是寫後



主是為 待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之亦放聲大哭不已能
武侯如此不是寫 太后是寫武侯 多言無不哀慟百姓人人涕泣能令多
如此不是寫武侯 百姓是寫武侯 後主連日傷感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
奏楊儀造反不在魏延一邊寫只在羣臣大駭入宮啓奏
後主時吳太后亦在宮中後主聞奏大驚命近臣讀魏延
表其畧曰

征西大將軍南鄭侯臣魏延誠惶誠恐頓首上言楊儀
自總兵權率眾造反劫丞相靈柩欲引敵人入境臣先
燒絕棧道以兵守禦謹此奏聞

讀畢後主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眾何故燒絕棧
道此句頗明吳太后曰嘗聞先帝有言孔明識魏延腦後有

魏延之反
不在此時
方知

反骨每欲斬之又將五十一因憐其勇故姑留用今彼

楊儀等造反未可輕信楊儀乃文人丞相委以長史之任
必其人可用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
事當深慮遠議不可造次太后亦長於眾官正商議聞忽

報長史楊儀有緊急表到近臣拆表讀曰

長史緩軍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
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
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語自提本部人馬先入漢中
放火燒斷棧道劫丞相靈車謀為不軌變起倉卒謹飛
章奏聞

太后聽畢問卿等所相若何蔣琬奏曰以臣愚見楊儀為

武侯人人
欲保而魏
延獨無人
可保者總
在生平為
人耳居官
者思之

人雖稟性過急不能容物。至於籌度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決非背反之人。魏延平日恃功務高，人皆下之。儀獨不假借，延心懷恨，今見儀總兵，心中不服，故燒棧道，斷其歸路。又誣奏而圖陷害，臣願將全家良賤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一個先料楊儀次料魏延董允亦奏曰：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所以不即反者，懼丞相耳。今丞相新亡，乘機為亂，勢所必然。若楊儀才幹敏達，為丞相所任用，必不肯反。個先料魏延次料楊儀所後主曰：若魏延果反，當用何策禦之？蔣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有遺計授與楊儀。若儀無恃安，能退入谷曰：平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蔣琬料事如見武侯薦之不多

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覽表之間，楊儀又表到，奏稱魏延背反。二人接連具表各陳是非。後表俱用虛寫

忽報費禕到，後主召入，禕細奏魏延反情。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釋歡，用好言撫慰。和事天子允奉詔而去，却說

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為得計，不想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

揚議亦可謂能且說何平引兵逕到南谷之後，擂鼓呐喊，哨馬飛

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搦戰。

延大怒，急披掛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

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

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焉敢造反乃揚鞭指川
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
親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
鄉聽候賞賜衆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半先散其兵此
所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不數合平
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衆
軍紛紛潰散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却只止遏不住
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此受武侯之計不即延謂岱
曰公真心助我事成之後決不相負遂與馬岱追殺何平
平引兵飛奔而去魏延收聚殘軍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
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知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

此時二人
同爲造反
連姜維楊
儀尚不知
武侯之計

乃輕屈膝於人耶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抵
敵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隨後進攻西川妙岱亦善延大

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
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維急令拽起弔橋延岱二人大叫

早降此時馬岱覺似同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魏延勇
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何計退之不是一番疑惑不

儀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囑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對敵之
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出錦囊

拆封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妙在拆開
策令人摸不出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

兵出城列爲陣勢公可領來姜維披掛上馬綽鎗在手引

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鎗
立馬於門旗之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曾虧你
今日如何背反延橫刀斬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
楊儀來魏延只恨楊儀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
此妙在到此處又不說明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
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隄備今果
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
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讀者至此正不延大笑曰楊儀匹
夫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
我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二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安轡於
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

吾敢殺你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來得笑兀衆皆駭然

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先問其聲穴見其刀然後原來孔明

臨終之時授馬岱以密計只待魏延喊叫時便出其不意

斬之當日楊儀讀罷錦囊計策已知伏下馬岱在彼故依

計而行果然殺了魏延此處方纔敘明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機識魏延 已知日後反西川

錦囊遺計人難料 却見成功在馬前

却說董允未及到南鄭馬岱已斬了魏延與姜維合兵一

處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

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如典待之楊儀等扶孔明靈柩到

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

凡為人臣者能令天子扶掖痛哭如此者幾人乎

定軍山在漢中府事城東

後主之重待孔明如此

府河

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又寫一後主命扶柩入城停於丞相府中

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依丞相遺教靈柩何日得歸魏

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為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即以魏延之爵爵之此亦處置得停當想必蔣公琰所教

也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降香卜地安葬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不用墻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補前卷中所未及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自送

靈柩至定軍山安葬為後文鍾會感神伏線後主降詔致祭諡號忠武侯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後杜工部有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前解咏祠堂後解咏丞相至城外然後有丞相祠堂

然至城外而見祠堂是無心於見祠堂者也先言祠堂而後至城外是有心於見祠堂者也有一丞相於

胸中而至其地尋其廟則在錦官城外森森柏樹之中也三四兩句是但見祠堂而無丞相也碧草春色

黃鸝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極黃鳥所以求友曠白世而相感君子有尙友古人之思而無如

古人終不可見如隔葉也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後解承三四來丞相不可見於今日矣。然當時若非三顧草廬丞相并不得見於昔日也。天下妙計在混一不在偏安也。兩朝妙受眷於先并效忠於後也。雖不能混一天下成開濟之功。然老臣之計老臣之心則如是也。死而後已者老臣所自矢於我者也。捷而後死者老臣所仰望於天者也。天不可必老臣之志則可必也。未字先字妙絕一似後曾恢復而老臣未及身見之者體其心而為言也。當日有未了之事今日遂長留一未了之計。未了之心嗟呼後世英雄有其計與心而不獲見諸事者可勝道哉。在昔日為英雄之計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淚矣。

又杜工部詩曰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前解史遷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狀貌乃如婦人。好女二語正與此詩起二語意相似。向開其名但震其大今觀其像又嘆其高。清高二字從遺像寫出入。相則紫袍象簡出將則黃鉞白旄而今其遺像羽扇綸巾一何清高之至也。加一肅字又存氣定神閒不動聲色之意。二分割據英才輩出持籌挾策比肩皆是如孔明者萬古一人。二是泛指眾人四是獨指諸

葛也。為漸於達。其羽可用為儀。鳳翱翔於千仞兮。攢德輝而下之。羽毛狀其清。雲霄狀其高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後解萬古罕有其匹矣。古人中可與為伯仲者。庶幾其伊呂乎。若蕭曹輩不足數耳。然耕莘釣渭。與伊呂同其清高。而蕩秦滅楚。不得與蕭曹同其功烈。何耶。此緣漢祚之已改。非軍務之或疎也。運雖移而志則決。身即所云鞠躬勞。即所云盡瘁殲。即所云死而後已。終難復。即所云成敗利鈍。非臣逆視也。終字妙。包得前後拜表六山。那山無數心力。在內前解慕其大名。

不朽後解。惜其大功不成。慕是十分。慕惜是十分。惜。

却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報來。東吳令全綜

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後主驚曰。丞相新亡

東吳負盟。侵界如之。奈何。不用順接。忽用蔣琬奏曰。臣敢

保王平張嶷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

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動靜。雖無全綜之後主曰。須得一

舌辨之士為使。一人應聲而出曰。微臣願往。眾視之。乃南

陽安眾人。姓宗名預。字德豔。官任參軍。右中郎將。後主大

喜。即命宗預往東吳報喪。兼探虛實。不重在報喪宗預領

命。逕到金陵。入見吳主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着素衣。

不消送帛權作色而言曰。吳蜀已為一家。卿主何故而增

東吳處敵
張探其動
靜如何

白帝之守也。

責問王平張嶷守永安之故。

預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

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

預亦善權於詞。

笑曰卿不亞於鄧芝。

照應八十六卷中事。

乃謂宗預曰朕聞諸葛丞相歸天每日流涕令官僚盡皆掛孝。

不是寫孫權朕恐魏人乘喪取蜀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為救援別無他意也。

說明全綜守巴丘之故。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

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來報喪權遂鉞箭一

枝拆之設誓曰朕若負前盟子孫絕滅。

前者欽案為誓今者拆箭為誓一為伐魏一為和蜀。

又命使賫香帛奠儀入川致祭。

奠儀四色奉申奠敬。宗預拜辭吳主同吳使還城都入見後主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

亦自流涕令羣臣皆掛孝其益兵巴丘者恐魏人乘虛而

入別無異心今拆箭為誓並不背盟後主大喜重賞宗預

厚待吳使去訖。以下按過東吳專敘西蜀。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為丞

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

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

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防魏重其餘將

校各依舊職楊儀自以為年宦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

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

吾若將全師投魏寧當寂寞如此耶。楊儀為人亦與魏延彷彿。費禕乃

將此言具表密奏後主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

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

斬也當廢為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嘉郡為民

儀羞慚自刎而死。楊儀結局却與彭義彷彿蜀漢建興十三年魏主曹

叡青龍三年吳主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與兵。將三國

一開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為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

拜謝回洛陽去訖。以下又按下蜀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

建蓋宮殿。前既勝吳而歸今又聞武侯已死故安意肆志於土本也又於洛陽造朝陽

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

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雕梁華棟碧瓦金

磚光輝耀日。抵得一篇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夫三十

餘萬不分晝夜而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叡又降旨起土

木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公卿為棟梁今使公卿負木是

棟梁負木是使公卿負木是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

老弱若今宮室狹小欲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

作無益之物乎階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

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也今又使負木擔土沾體塗足

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役民既已不情役官更是無禮孔子云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

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

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不勝戰

慄恃命之至

叡覽表怒曰董尋不怕死耶左右奏請斬之叡曰此人素

有忠義今且廢為庶人。做了庶人一發該搬磚再有妄言

弄瓦為役夫之事矣

者必斬時有太子舍人張茂字彥材亦上表切諫獻命斬

之節日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

長生不老之方武侯祈緩死忠也鈞奏曰漢朝二十四帝

惟武帝享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

也嘗於長安宮中建栢梁臺臺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

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

甘露取此水用美玉為屑調和服之可以反老還童馬鈞是李

少君一獻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拆取銅人

移置芳林園中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令遇圍搭起本

架上栢梁臺去不移時間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公

搬木石是公卿為役夫今役夫升青雲是役夫為公卿矣那栢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圓

十圍馬鈞教先拆銅人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只見銅人

眼中潸然淚下興廢無常成毀頓易鐵漢亦心酸銅人安得不淚下眾皆大驚忽然

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响唬就如

天崩地裂臺傾柱倒壓死千餘人不死於兵又死於役君求長生民則不聊生矣

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人承露盤魏

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柱重百萬斤不能運至獻令將

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兩箇銅人號為翁仲列於司馬

門外又鑄銅龍鳳兩箇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

木牛流馬却是有用銅人銅龍銅鳳却是無用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

珍禽怪獸少傅楊阜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及

馬鈞之言
真諂諛小
人逢君之
惡罪莫大
焉

長生者未
必長生反
壓死千餘
人

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
宮室高麗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
爲傾宮鹿臺致喪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
節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天下背叛三世而滅夫不
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
堯舜禹湯文武爲法以桀紂楚秦爲誡而乃自暇自逸
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服肱存
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
不足以感陛下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

表上獻不省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安置銅人承露盤又
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奇花異木珍禽怪獸猶
不若此物之佳○此句

便引起下文寵妃成厥
后事絕妙過接法衆官上表紛紛諫諍獻俱不聽却說

曹叡之后毛氏乃河內人也先年獻爲平原王時最相恩
愛及卽帝位立爲后後獻因寵郭夫人毛后失寵曹叡固
子也獨不記甄
后失寵之事耶郭夫人美而慧獻甚嬖之每日取樂月餘

不出宮闈是歲春三月芳林園中百花爭放獻同郭夫人

到園中賞翫飲酒郭夫人曰何不請皇后同樂獻曰若彼

在朕涓滴不能下咽也其新孔嘉遂令舊者之
取厭如此爲之一嘆遂傳諭宮

娥不許令毛后知道毛后見獻月餘不入正宮是日引十

餘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的樂聲嘹亮乃問曰何處

奏樂一宮官啓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

酒毛后聞之心中煩惱回宮安歇却恨含情掩秋扇
空懸明月待君玉次日

毛皇后乘小車出宮遊翫正迎見獻於曲廊之間乃笑曰
陛下昨遊北園其樂不淺也獻大怒即命擒昨日待奉諸
人到叱曰昨遊北園朕禁左右不許使毛后知道何得又
宣露喝令宮官與諸侍奉人盡斬之毛后大驚回車至宮
獻即降詔賜毛皇后死立郭夫人為皇后皮去毛曰韓今
光皮矣朝臣莫敢諫者忽一日幽州刺史母丘儉上表報
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宮殿
立官職興兵入寇搖動此方獻大驚即聚文武官僚商議
起兵退淵之策正是纔將土木勞中國
又見干戈起外方未知何以禦之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孫權之欲結公孫淵以拒魏猶曹丕之欲借孟獲以
侵蜀也公孫淵之斬吳使以獻曹獻猶公孫康之殺
二袁以獻曹操也孟獲之叛漢者不一而公孫之奉
魏者至再則魏於公孫其亦可以恕之矣而武侯不
殺孟獲司馬懿必殺公孫何仁與不仁之不同如是
耶厥後懷愍二帝為劉淵父子所戮辱前淵後淵其
名不謀而合君子於此有報反之感焉
用兵之道有勢同而事不同者陳倉道口之雨足以
阻侵蜀之師襄平城外之雨獨不返平遼之馬是也

有勢不同而事亦不同者。敵糧多而我糧少則八日而取上庸。敵糧少而我糧多則百日而後拔襄平。是也。或退或進或速或遲隨時而易變化無常。讀此可以悟兵法。

武侯之平蠻難。仲達之平遼易。何也。攻心則難攻城則易也。且祁山未出之前武侯有北顧之憂而能肆志於南征。則其事非人之所能及。武侯既死之後仲達無西顧之患而後安意於東伐。則其事猶人之所能為。故仲達雖能終在武侯之下。

甚矣管輅之深於易也。以不言為要言。則正使人於不言而得其所言。以常談見不談。則又使人於其言而得其所未言。後世之侈陳陰陽廣衍象數者。直謂之未嘗知易可耳。

曹操之父為乞養之子。曹丕之孫亦為乞養之子。夫以父而乞養則前之世系於此。姦以孫而乞養則後之宗祀於此。斬也。蓋曹氏之絕不待晉之受禪而於曹芳繼立之時已為呂秦黃楚之續矣。或以芳為任城王曹楷之所出。然則宗室入繼何以不明告之大臣而乃秘而不傳。使人莫知其所從來乎。嗚呼。曹丕之謀之。如彼其艱難。而螟蛉之嗣之如此其率易。後之篡臣其亦鑒於此而知沮也夫矣。以既死之孔明而糝一未死之孔明。所以使仲達見之而懼也。以不

死之仲達而辨一將死之仲達所以使曹爽聞之而喜也。見之而懼者不疑此日所見之車是既死而賺以不死反疑前夜所見之星是不死而賺以將死然則仲達之卧床其始以所疑於武侯者反用之也。與

却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

一年曹操追袁尚未到遼東康斬尚首級獻操操封康為

表平侯。照應三十卷中事後康死有二子長曰晃次日淵皆幼康

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又補叙

事此上文所未及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鬪奪其叔

公孫恭之位曹叡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又補叙曹

前文所後孫權遣張彌許宴賈金寶珍玉赴遼東封淵為

用虛合兵一處回馬再與魏兵交戰單行出馬罵曰賊將

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戰不數合

被夏侯霸一刀斬單行於馬下遼兵大亂霸驅兵掩殺公

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此則竟出魏

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運

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行坐不安

與陳倉道之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

軍不可停請移於前面山上懿怒曰捉公孫淵只在旦夕

安可移營如有再言移營者斬。與陳倉道退裴景喏喏而

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士苦水乞太尉移營高

處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汝何敢故違即命推出斬之懸

首於轅門外武侯用兵嚴以濟寬於是軍心震懾懿令南

寨人馬暫退二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欲放千

馬司馬陳羣問曰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八日趕

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照應九十四卷中事今帶甲四萬數

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却使久居泥濘之中又縱賊眾

樵牧某實不知太尉是何主意懿笑曰公不知兵法耶昔

孟達糧多兵少我糧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戰出其不意突

然攻之方可取勝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飢我飽何必力攻

正當任彼自走然後乘機擊之我今放開一條路不絕彼

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糧則以多勝少兵則以少勝多陳羣拜服於是司

馬懿運人赴洛陽催糧魏主曹叅設朝羣臣皆奏曰近日

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

前擒孟獲不消一月今平公孫叙曰儻吳蜀入寇如之奈

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憂叅大喜即命司馬

懿興師征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令胡遵為先鋒引前部

兵先到遼東下寨哨馬飛報公孫淵淵令卑衍楊祚分八

萬兵屯於遼隧此是司馬懿所算中計圍塹二十餘里環遶鹿角甚

是嚴密胡遵令人報知司馬懿懿笑曰賊不與我戰欲老

我兵耳我料賊眾大半在此其巢穴空虛不若棄却此處

徑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中途擊之必獲全功欲其奔襄平是使彼

出下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却說卑衍與楊祚商

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彼千里而來糧草不繼難以



持久糧盡必退待他退時然後出奇兵擊之司馬懿可擒也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堅守渭南孔明竟卒於軍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是抄司馬懿舊文字耳不想此處却用不着這篇文字二人正商

議間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卑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

去襲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

後而起即司馬懿取街亭守陳倉之意武侯能料之早有

探馬飛報司馬懿懿笑曰中吾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

各引一軍伏於濟水之濱如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

而往早望見卑衍楊祚引兵前來一聲砲響兩邊鼓譟搖

旗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殺出卑楊二人無心恋

戰奪路而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卑楊一邊用實寫公孫淵一邊

燕王淵懼中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曹叡叡封淵為大

司馬樂浪公又補叙東吳事以上叙公孫淵心不足與眾

商議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副將賈範諫曰中原得

主公以主公之爵不為卑賤今若背反實為不順更兼司

馬懿善能用兵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平

又帶應那山事淵大怒叱左右縛賈範將斬之叅軍倫直諫曰賈

範之言是也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國中屢見怪

異之事近有大戴中幘身披紅衣土屋作人行此是又賊

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此是

北市中地忽陷一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頭面眼耳

鼻都具獨無手足刀箭不能傷不知何物此非人非小者

引孔子之言以警戒之



三國志 卷二十一 四十二

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可當齊諧誌怪之書主公宜避凶就吉不可輕舉

妄動淵勃然大怒叱武士鄒倫直并賈範同斬於市令大將軍卑衍為元帥楊祚為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殺奔中原

來。何不於武侯未死之前為之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大驚乃召司馬

懿入朝計議懿奏曰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足可破賊四

萬當十五萬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在能

設奇用智耳臣托陛下洪福必擒公孫淵以獻陛下。武侯

懿便自負叡曰卿料公孫淵作何舉動懿曰淵若棄城預走是

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是中計也坐守襄平是為下計必

被臣所擒矣。如滕公之叡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

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權且罷兵

與前王肅等之諫又相彷彿叡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

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遂不聽羣臣之

諫。此處不聽諫者之言此言比前又是不同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懿在寨

中又過數日雨止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

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南各營

將士無不驚駭。或疑是司馬懿死耳懿見之大喜乃謂眾將曰五日

之後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遲則百日速則五日來日可

併力攻城眾將得令次日侵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

地道立砲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雨射入城去

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為食。至此方攻正人人怨

仰觀天文
可為神鑿

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問之甚是驚憂慌令

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南往魏寨請降孟獲屢戰不降孫淵一戰便降彼

此不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

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公孫淵何不自來殊為無理

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與從人孟獲不降而武侯縱

馬懿不許彼從人回報公孫淵大驚又遣侍中衛演來到

魏營司馬懿升帳聚眾將立於兩邊演膝行而進跪於帳

下告曰願太尉息雷霆之怒尅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為質

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

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重在此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

耳何必送子為質司馬懿此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

鼠竄而去歸告公孫淵淵大驚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

選下一千人馬當夜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不

守當走謹如淵見無人心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

上一聲砲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

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休走淵大驚急

撥馬尋路奔逃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

張虎樂綝四面圍得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只得下馬納

降不能走當降亦懿在馬上顧諸將曰吾前夜丙寅日見

大星落於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眾將稱賀曰太尉真神

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孟獲有七擒公

武侯有七縱司馬懿更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未及到

馬得暢快



城下時胡遵早引兵入城中省人民焚香拜迎魏兵盡皆

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并同謀官僚人等俱殺

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司馬懿好殺是但能攻城而不能出

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淵不可反叛俱被淵所

殺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三軍賞

竟自已出司馬班師回洛陽却說魏主在宮中夜至三更氏專權之漸

忽然一陣陰風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個宮人哭

至座前索命纔見兵滅子又是一陣陰兵來了獻因此得病病漸沉重命

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又召文帝

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為人恭儉溫

和不肯當此大任堅辭不受獻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

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

子曹爽可也宇賢於爽舍其賢者用其獻從之二人又奏

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獻然其言二人遂請獻降詔

賞出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即國限即日就行若

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用一曹必去一曹曹氏之

遂封曹爽為大將軍總攝朝政獻病漸危急令使持節

詔司馬懿還朝懿受命徑到許昌入見魏主獻曰朕惟恐

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

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闕下兩翼已成矣將

氏之子今日得覩龍顏臣之幸也獻宣太子曹芳大將軍

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獻執司馬懿之手

隆重叔臣
如此有今
日之隆重
方有異日
之篡逆中

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托孤於諸葛孔

明照應入十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

此何況大國乎言則然後世修史者亦復踵之何其誤也

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

勲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

宜敬禮之遂命懿携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曰太尉勿

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言訖潛然淚下懿頓首流涕主

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曹叡好神仙何

天漿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

旬也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芳字蘭卿

乃帝乞養之子秘在宮中人莫知其所由來曹操奸猾曹

帝待司馬氏之篡而曹氏已早絕也於是曹芳諡叡為明

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無用爽

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

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尚亦是無一是何晏字

平叔一是何顯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是何勝字公昭一

是丁謚字彥靜一是何範字昭先此五人先叙其人又有

大司農桓範字元則頗有智謀人多稱為智囊此一人先

後詳其人品此數人皆爽所信任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

委託他人恐生後患爽曰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托孤之

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如何不察也。將賭賽羞慚事至此提照應第一百卷中

曹爽猛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

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太尉掌兵，太傅不掌兵，侯奪其兵權也。芳從之。

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

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三曹怎敵一馬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

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為尚書，畢範為司隸校尉。李

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於是曹爽門下賓客

日盛。司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居。此時武侯若在，亦是伐魏

一大機會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

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已然後進

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黃門張當諂事曹爽，私選先帝侍

妾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

為家樂，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

工作。如此所為，便不能成事，安能制司馬懿乎。却說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數術

請與論易，時鄧颺在座。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

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孔子學易而不易，不在雅言之數，可見

身不可言，傳以言傳。晏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易也，故讚之曰要

言。因謂輅曰：試為我卜一卦，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

數十來集鼻上，此是何兆？輅曰：元愷輔舜，周公佐周，皆以

和順謙恭，享有多福。以周公元愷為言，今君侯位尊勢重，

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可謂且鼻若

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忽講今青蠅臭惡而集

管以威杖
之人而輅
以為死人
何管輅如
此之識人
也

焉位峻者顛可不懼乎願君侯哀多益寡此益卦非禮勿

履此履卦之義不然後三公可至壽蠅可驅也而論數鄧

颺怒曰此老生之常談耳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

不談玄語隱語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士也輅到

家與舅言之舅大驚曰何鄧二人威權甚重汝奈何犯之

輅曰吾與死人語何所畏耶所謂老生舅問其故輅曰鄧

颺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

躁之相何晏視侯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

木此為鬼幽之相此麻衣相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何

足畏也不決之於相其舅大罵輅為狂子而去却說曹爽

嘗與何晏鄧颺等咬獵其弟曹義諫曰元威權太甚而好

出外遊獵儻為人所算悔之無及預為後爽叱曰兵權在

吾手中何懼之有司農相範亦諫不聽不敘所諫何時魏

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為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

達虛實適魏主除李勝為青州刺史即令李勝往辭仲達

就探消息勝徑到太傅府下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

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去冠散髮上床

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曹操假病以試

病以欺李勝奸雄勝至床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

此病重今天子命某為青州刺史特來拜辭懿佯荅曰并

州近朔方好為之備詐粧耳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

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像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

曰你從青州來也。妙絕活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

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與勝勝寫

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訖以手

指口。妙絕活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妙絕活乃

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

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覩二子言訖倒在床上懿

嘶氣喘。妙絕活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

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矣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

二子曰病得快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

待他出城收獵之時方可圖之。又先為下文不一日曹爽

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宮僚皆隨駕出

城爽引二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馬

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儻城中有

變如之奈何。此之謂智囊若曹爽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

敢為變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

舊日手下破敵之人并家將數千引二子上馬徑來謀殺

曹爽正是

閉戶忽然有起色

驅兵自此逞雄風

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天
圖
書
藏
印

